

# 開端

李文元 著



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



開

端

李文元著

總98初40 36開 40頁 35,200字

---

開 端

李文元著。

\* 版權所有 \*

一九五三年六月初版

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出版

漢口蘆溝橋路四興里

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發行

漢口黃興路二十五號

中南工人日報印刷廠印刷

---

1—15,105

定價二千元

## 前言

本書作者李文元同志是一個貧農出身的農村幹部，是『長江文藝』的優秀通訊員。

作者最早在『長江文藝』上發表的作品是『惡霸的狗』和『鬼計』。這兩篇作品發表之後，『長江文藝』編輯部曾組織了一次筆談會展開過討論；之後，他陸續創作了『開端』、『農忙托兒所』和『水利委員』等幾個短篇。

他自己就是農民，對農村很熟悉，所寫的正面人物都是從翻身的土地上成長起來的，與他自己有着共同的命運。他熟悉他們，正如熟悉他自己一樣。所以在他的筆下，人物大都是栩栩如生的。

李文元同志的成長，是中南羣衆文藝運動可喜的收穫。

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編輯部

一九五三年五月

## 目 錄

|   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----|---|
| 開端·····      | 一 |
| 農忙托兒所·····   | 三 |
| 水利委員·····    | 四 |
| 區委書記張銀元····· | 六 |

## 開端

『夏至』以後。

連陰了四五天，昨夜才住點。張莊代表張三喜在縣裏參加抗旱搶種會，縣長說：『落好雨啦！趕快回家領導羣衆搶種，如有莊稼生蟲可要先治蟲……。』於是，會議提前兩天結束。三喜是夜摸黑回來的。第二天大清早，他就用糞叉挑着糞籃子上地轉了一大圈子。

好多家都吃過清早飯了，他才從地裏回來，他那又紫又胖的臉上，汗津津的。雙藍棉布褲子挽多高，新嶄嶄的白布衫也不扣，失急慌忙地把籃子裏糞『嘩』的往糞坑裏倒去，糞叉往門框上一靠，跑屋裏拿出一雙才站過脚的新鷹嘴跨鞋，走到水坑邊，坐在洗衣石上，把腿插到水裏泡着。先洗手，後洗臉，

伸手在腰後曳下來一根一疊四折的、嶄新的雙藍棉布手巾，擦着，心裏盤算着：『……糲晚穀，種菉豆，鋤陶硃，……雖說都是緊事，那也都得放到後邊做，只有……』

『三喜同志！』從西過來個青年小伙子，喊了一聲說：『歪頭想啥呀？又想鳳姐啦？哈哈！』

三喜邁臉一看，認得是馬莊的民兵。

『小黑同志！』三喜穿着鞋說，『你老愛給你哥出洋相。』

『不說不笑不熱鬧哇！』小黑笑着說。

『上屋吧！吃飯沒有？』三喜走着問着。

『快半晌子啦，誰家還沒吃飯哩！』

『嘿嘿！我還沒吃飯哩。』

小黑催促着說：『你趕忙盛着吃吧！』

『還沒燒火，盛啥？』

『咋？』小黑用驚疑的眼光盯着三喜。

『跑地裏轉的時候大啦。』

三喜給小黑搬根小板凳，小黑也不坐，一雙虎靈靈的眼四下掄着：往後牆上看看毛主席、朱總司令的像，又看看東牆上貼的『防止植物病蟲害』的石印畫，又摸摸西牆頭上掛的一網網選出來的『白壳紅』麥種。手托着一根麥穗子試了試說：『沉甸甸哩！這麥興沒『壕』吧？』又嚷着說：『咦！恁大一輩子麥？』又聽見屋裏間『呼吞！呼吞』的牛吃草的聲音。

三喜遞給小黑個旱煙袋，小黑見是個新煙布袋，忙把它攤在大腿上說：『咦！黑布藍字，多素淨！「互助合作」這四個字綉的多楞正。』小黑吸了兩口煙又望着三喜說：『紅薯早扎完啦，現今地皮還沒乾，今天日頭一晒，到明天才能經得住脚，現今停犁住耙的，你跑地裏轉恁大時候弄啥？』

『噯！』三喜嘆了一口氣說：『俺莊棉花都生膩蟲（棉蚜）啦！所有花地我都一塊塊跑到了，合算着：一起有一百六七十畝。一看見急的我一頭火，心裏跟塞塊土坯頭子一樣，誰還知道餓！』三喜氣的嘴唇烏青。

『哦！怪嚴重啊！趕快糾約大夥治吧！』

『那還用說，還得狠狠治哩！』三喜答應着，心裏暗想着：年輕人憑那一頭都在長進，也不迷信啦。他又接着說：『今早我就近轉到馬莊花地裏，看了十來塊，咋沒見一個蟲咧？』

小黑磕磕煙袋鍋說：『咱那莊的棉花，雨頭裏也長了幾個蟲，鳳姐就緊趕緊領人齊下手，把它打光啦。沒種了，所以連陰天沒孕起來。』

三喜點點頭說：『嗯！那算弄對啦！雨頭裏我在縣裏開會，副代表在家只顧抗旱、點種哩，沒把治蟲當成事，把蟲養成啦。』小時不補，長大尺五（遲誤），真不假。』

小黑往布袋裏一掏說：『只顧說話，鳳姐的信還沒給你哩！』

原來鳳姐與三喜是在評功入團大會上見的面，隨後因為兩莊搞互助合作的關係，時常在一起商量事情啦，研究問題啦，常常接近。自從鳳姐給三喜做了個煙布袋以後，三喜就有了求婚的念頭，早些時和鳳姐也公開談過一次，鳳姐說她爹媽並不封建。關於他倆的婚事是沒問題了。只是在抗美援朝期間，一切工作太多太忙，所以都沒提出『結婚』二字。

這時三喜接過了信，點一下頭，念一個字：『三喜同志：咱這莊學校裏做十張條桌，二十根板凳，請你莊木工組來幫幾天忙……。馬鳳姐×月×日』

三喜喜眯眯的，心裏暗暗想道：這幾天沒見面，她的文化又進步了。他掏出鋼筆，把日記本攤開準備寫回信，冷不防小黑劈手把鋼筆奪過去看着筆尖說：『大金星？啊！不！合星牌。多少錢買的，啥時候買的？』

『在民校讀書時，上級獎的。』

小黑指着三喜胸脯上掛的獎章說：『勞動模範、識字模範，……得的牛、鋼筆……。怪不得區政委成天表揚你，我們真應該向你學習。』

三喜進屋給牛拌了一和草，緊走出來很莊重的說：『掏良心說，咱們有了毛主席，咱真算掉到「福窩」裏了。他老人家處處爲咱們打算，只恐怕你凍着、餓着了。你算算，』說時扳着指頭說：『給咱分房子、分地、分農具、牲口、糧食。又給咱貸這款那款，辦合作社，耕牛保險……。小黑同志！不說人啦！牛、驢見一年給打一回針。』三喜越說越帶勁，手一掄一掄的說：『我爹媽死的早，都是餓死的！我七歲就給地主放羊，十三歲當小把，十八歲就扛長

工，見天吃的粗糧飯，下的牛馬力，穿的衣裳露着肉。往常累死累活有誰問過咱一聲呀？如今咱在地裏活做好了，毛主席就看見啦，隨即賞我個黃老犍。他老人家的好處真是三天三夜也說不完呀！」

小黑一動也不動的坐着聽。

三喜又提高了嗓音說：『咱們要是不把莊稼做好，咱還算個啥號人哪？咋能對得起共產黨和毛主席呀！』

『你說的一點不錯。』小黑連連點頭。

三喜又說：『我因為想到這，所以我一做起活來就格外有勁，地，該鋤三遍的我鋤五遍，該耙兩遍的我耙四遍，該上四車糞的我上八車糞，精耕細作，多打糧食，愛國增產嘛！今早，我跑到花地裏一看，見那些膩蟲爬到那花葉子上，就像咬着我的心肝一樣，真叫我揪心！憑它是人，是蟲，誰要不想叫咱過好日月，誰就是咱天大的仇人，非取消它不中！天一晴，地裏活都連住手啦，趁墒就鋤這裏種那裏，所以我想把蟲連三趕四治下去。俺莊不說小娃，光大人是一百二十六口，恁些生蟲的花地，一晌治不完。人多了手稠，來的快，我想

着咱兩莊還得互……」

『那還用說！』沒等三喜住腔，小黑搶着說。『咱只能越互越緊，越互越熱火嘛！你忘記政委成天癢着咱耳朵說：「等咱們把互助合作的生活過慣了，往後也學着蘇聯過那集體農莊的生活哩。」這得一步一步的走嘛！』

三喜說：『那我就給鳳姐寫信研究一下吧！』

三喜寫了一封回信，小黑拿着信，連蹦帶跳的走了。他走出莊沒好遠，就聽見張莊的鑼聲『鏗鏘鏘……』一片聲響，有人喊着開會。

## 二

張莊與馬莊田搭邊地搭界，相離有四里多路，自從去年麥頭裏土地改革一直到目前，兩個莊互助幹活已不止一次了。

去年秋天，馬莊拾柴組在山裏拾的柴，張莊用牛車給他們拉回了八十車。馬莊給張莊鋤了兩百四十多畝地。

今年春上，馬莊改河田，張莊的人工給馬莊做了一百四十個土方。馬莊的

牛工給張莊犁了五十五畝地……。

憑那一次互助幹活，都是各人自帶鍋火各吃各的，大家都願意這樣做，兩下省事。因為他們得過了互助的好處，所以兩莊的人一聽說要互助，大家都慌的像過年樣哩。『工換工，不落空』『水幫魚，魚幫水』這些話成了他們的口頭語。連老年人們都時常說：『「糊住」（互助）吧！「糊」（互）他個緊綑綑的。孤樹不成林，單絲不成綫嘛。』

愛說笑話的劉二娘每每對人說：『看鳳姐、三喜「糊」的多緊……。』

小黑走後，張莊的會開得很順利。對於治蟲，大家夥都贊成；內中有個中農戶，外號叫『老皇曆』的，他說了句『膩蟲是天生的，東北風一颳，天一連陰，就有啦，南風一颳就沒啦。』惹的男公婦女七嘴八舌地把他美美的批駁了一頓，有些人吵着要剝他的封建尾巴，有些人吵着說要洗他的封建腦子……。羞的他臉通紅，不吭聲啦。

將要散會，馬莊送來一封信說：『……明天一早我們去一百零二人到你莊

參加治蟲工作，請將藥水預備好，刷子小盆自帶。……『嘩嘩嘩！』會場裏響起了一陣掌聲。

一散會，大家都回去拿鏟，揸挖鏟，扛竹竿，揸扁担……三五成羣飛快的分頭去弄鬧蟲藥料去啦。

晌午，揸的揸，挑的挑，抱的抱，抬的抬，把辣蓼子、棟樹根、黃棟葉、鵝鴿屎等都弄到啦。

下午，莊上四盤碾『吱吱哇哇』的響開啦。各戶都把凡是能盛水的東西都拿出來使用了。

三喜門前頃刻變成了一座『盆罐窖場』。也不知是誰把小廟裏的香爐也拿來盛水了。挑水組共挑了三百八十九担水，一畝地頂兩挑多，碾碎的藥，在水裏浸了一夜。

### 三

太陽才發紅，三喜先打發木工組起身去馬莊，臨走時他囑咐說：『咱們要

當成自家的活，傢具咋強實咋做。」木工組長背着大鋸笑着說：『放心吧！包險不叫人家搗咱的脊梁筋。』

接着，打蟲隊集合齊了。各人手裏都拿有兩件東西。

三喜站在樹根上說了幾句話：『我現在把第一組給第二組下的挑戰書給大家述說述說：不撞歪一棵花苗，不碰斷一棵花苗，不留下一個蟲。』

『保證做到那幾條。』第二組喊出口號。

三喜用手一擺說：『第一組負責莊北面。第二組負責莊東面。西、南兩面留給馬莊。副代表負責給馬莊運藥水。』

兩個組同時出發了。

『先打這一大塊，』到地邊，三喜說，『一個人管一行，先排齊往北，給他個莊稼老耙地，一齊擁呀！』

『舀水吧！』有人說了一句，只見你一瓢，他一馬杓，把水桶裏藥水舀到各人帶來的盆裏或罐裏。大家都『雁飛式』一字排開，三喜粗喉嚨大嗓子說：『咱今天就比方是上了前綫一樣，非把蟲消滅乾淨不中！』接着，撲撲通通，

七手八脚的幹起來啦。

『向棉蚜蟲展開鬥爭！』

『爭取棉花豐收！』

兩個上民校的小學生喊出了口號，大家都一齊喊起來。

只聽刷子沾水聲，藥水衝擊花葉聲，脚步聲連成一片，一個參加打蟲的民兵，嘴裏學着吹衝鋒號：『噹——嗒嗒，噹——嗒嗒，噹、噹、噹。』『衝呀！殺呀！』由他這麼一呼喊，引逗的遠近四面八方打蟲的都『嗷呼』起來啦。有的『唵唵』吹口哨，有的打『兒吼』，有的喊着：『捉活的呀！甬叫跑一個呀！……』

三喜用刷子沾着水，把有蟲的花葉的正面背面，都滋潤到，又用刷子沾些水，順着老股（幹枝）往下滴溜。本來經過這樣整治就能將花棵上的蟲藥死，可是，三喜老不放心，他總是在使過藥水之後，再把花棵從根到梢仔細檢查一下，幾乎連每個夾縫、每個花葉的正背面都檢查到。雖然蟲都藥得爬下不會動了，他總疑心它還會反醒過來，總是用小拇指指甲將死蟲挑動幾下，看

蟲腿還會動彈不。而對於那些個別蟲特別多的花葉子，他蘸了藥水把蟲藥死還是不干休的，他又用刷子輕輕地慢慢地把那些死蟲掃掉地下，再使腳把它踏踏。

十五歲的小章，手裏拿着竹竿筒做成的水噴唧，『抽——』的吸了一筒水，左眼閉着，歪着頭，彎着腰，弓着腿，扎住架勢，左手托着竹筒，右手握着筷子做的『頂棍』，右眼一瞄，罵着說：『狗日的膩蟲啊！你就是侵略朝鮮的美國鬼子，我整你也就是抗美援朝。嗨！你試試俺們的水機關！招槍！』

『嗤！』打出了一股子藥水，擊的那花葉子亂撲閃。

有的嫌用刷子洒水不勻和，便左手端着藥水盆，右手把花苗撇到水盆裏，氣忿的說：『你咬我的花，我要你狗日的命！』浸了，又翻着花葉，掰着花枝得意的說：『你算再也不能害人了。』

『劉二娘落伍啦！』小章喊了一聲。喊口號的那個學生連連擺着頭說：『不不！我看見人家使穿排子的大針，把夾縫裏的蟲，一個一個往外剝呢！看，』隨用手一指說：『又用嘴吹哪。』